PL
2503
T26
v.16

# 可之全集錄

序　　後學儲欣

可之崎嶇行在取生平所作自編十卷爲文三十五篇宋時流入禁地明猶内閣藏之弘治時閣臣文恪王公手錄以出歎曰此天下眞文章惜吾老不及學耳由是可之十卷刋布人間而人始知唐文粹所選不足當十之一也余所錄之數一如原編之數無一逸漏云可之之文幽懷孤憤章章激烈或以爲是好

訕者之所爲或又曰是得無歡愉之詞難工而一談愁苦以炫異取名耶余笑且歎曰夫夫豈得已哉夫夫蓋賢者也當是時憲武之緒岌岌矣國步將斬田野將空足跡所到擊一弊政墜緒則驚接一餓羸無告則感天高日以跼地厚日以蹐於是作爲文章走奇趨怪以舒腹之鬱結而豈得已哉是故麥秀黍離其言不得不痛涉江哀郢其言不得不怨生乎懿僖

每念不忘貞觀開元之盛其言不得不激不得不愁古今一體遭世使然而按其詞意淵源之自出信昌黎先生嫡傳也其所得力尤在進學解一篇取之無盡可謂句句欲活也繼李文公後登諸大家由是有唐一代之文始於韓終於孫如虞周大合樂金聲而玉振之嗚呼盛哉

# 可之先生全集錄自序

樵家本關東代襲簪纓藏書五千卷常自探討幼而工文得之眞訣提筆入貢士列于畤以文學見稱大元中九年叨登上第從軍邠國忝歷華資久居蘭省廣明元年狂寇犯闕駕避岐隴詔赴行在遷職方郎中朝廷以省方蜀國文物攸興品藻朝倫旌其才行詔曰行在三絕右散騎常侍李潼有曾閔之行職方郎中孫樵有揚馬之文前進士司空圖有巢由之風列在青史以彰有唐中興之德樵遂閱所著文及碑碣書檄傳記銘誌得二百餘篇藂其可觀者三十五篇編成十卷藏諸篋笥以貽子孫是歲中和四年也

朝散大夫尚書職方郎中上柱國賜緋魚袋孫樵

# 唐孫可之先生全集錄目次

賦原第一卷
大明宮賦
露臺遺基賦
出蜀賦
書原第二卷
與李諫議行方書
與高錫望書
寓汴州觀察判官書

與賈希逸書
與王霖書
與友生論文書
雜著 原第三卷
書何易于
書田將軍邊事
書褒城驛
雜著 原第四卷
梓潼移江記

興元新路記

蕭相國寫眞讚

# 可之先生全集錄卷一

受業　吳蔚起豹文叅校

後學宜興儲　欣同人錄

蔣錫震豈濳
沈鳳觀德暉　仝校

賦　原第一卷

## 大明宮賦

孫樵齒貢士名。旅見大明宮前庭。仰貽俛駭。陰意靈怪。暮歸魄動。中宵而夢。夢彼大明宮神前有云。且曰。太宗皇帝。繚瀛啓居。鄗穹起廬。圖然而剷。隆然而恭。孰窬孰隟。永求帝宅。帝詔吾司其宮。太宗

搠立大明宮後高宗增修遂移仗焉下帝謂上帝○與日月終翼聖護艱十有六君蕩妖斬

氛孰知吾勤吾當廬陵錫武天后即眞天下號周廢中宗爲廬陵王賜姓武氏○廟祏徹主

司禮博士周宗奏增武廟爲七剏唐廟爲五○吾則協二毗輔謂梁公仁傑魏公元忠也○左右提護義

甲憤徒起帝仆周五王輿輦帝出東宮斬賊迎仙殿迫后歸政天后驚默還臥明日輦周復唐○吾則械

二黠謂昌宗易之也○俾即其誅胡猘飽胔謂祿山也○踣肌齚骨鸞血濺闕仰

吠白日二聖各轍大麓北挚肅宗遂即位於靈武○吾則激髯孽悖節謂慶緒也○俾

濟逆殺翼兩傑憤烈謂汾陽王及臨淮王○俾克斮滅蒯梟妖狂謂朱泚也○突集五　總上

堂縱喙怒吞大駕驚奔吾則勵陰刀剪其翼俾不得逃明殛三華

蝕黑孰匪吾力吾見若正聲在懸諍舌在軒輟黈延諫剚襟沃善

賞必正名怒必正刑當獄撤腥太宗每遇行刑謂之御諫當稼吞螟吾則入瀆革濁貞觀中河屢清入囿肉角貞觀中麟見旬澤暮溥太平十日一雨雨必以夜斗穀視土開元中斗米五文錢吾見若奸聲在堂諛舌在旁室聰怫諷正斥邪寵嘉賞失節怒罰失殺奪農而徭厚征而雕吾則反耀而彗永崇總章中彗星屢見反澤而沴蕩坤而坼地有坼而復合終日不止裂乾而石天有裂而殞石然吾留帝宮中二百年昔亦日月今亦日月往孰爲設今孰爲鈌籍民其凋有野而蒿開元中籍戶九百萬今二百萬籍甲其虛有壘而墟開元中籍府兵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寶甲總六十萬今天下兵仰給疲農而幕府多虛者也西垣何縮疋馬不牧開元中北庭拒鄰門萬三千隴西平凉天水金城四郡息馬匹至七十萬穀四十八監以使董之是時帛疋易馬壹北垣何蹙孤壘城粒言未

嶄絕

及閼樵迎斬其舌且曰余聞宰獲其哲房杜姚宋得是莽日烈老魅跡結爾曾何伐宰獲其慝林甫敬宗得是昏蝕魅怪橫惑爾曾何力今者日白風淸忠簡盈庭闔南侯霈闔北侯壽刿帝城闐闐何賴窮邊祭禀如封何賴疲農禁甲飽獰尚何用天下兵神曾何知孰愧往時神不能對退而笑曰孫樵誰歟乎歟古乎歟今乎吁奇○趣

**輯評** 楊升菴曰王文恪得可之集讀之歎曰此宇宙眞文章欲學之惜乎晚矣

譎諫○經緯集一部其間憤時傷俗之語不託之神卽寓之畔而已反從旁開釋之所以言雖好盡自無國武子之禍而聞者

足戒此從眞訣得來

# 露臺遺基賦

武皇郊天明年作望仙臺於城之南農事方殷而興土功且有麋於縣官也樵東過驪山得露臺遺基遂作賦以諷之驪橫秦原東走盤連有土如積其高逾尺隱於脩岡屹若環堂徘徊山下問于牧者對曰唯昔漢文爲天下君守以恭默民無怨懟天下大同帝駕而東經營相視茲山之址乃因其崇以興土功茲臺始基軫于帝思既命其吏按之經費下詔曰朕以涼德君于萬國唯日兢兢如蹈春氷高祖惠宗肇我邦圪作此宮室庶幾無逸逮夫朕躬孰敢加隆刻糜府財以經此臺周爲靈臺成乎子來文王以昇以考

休徵茲臺以平周德唯馨章華雖高楚民亦勞靈王宣驕諸侯不朝民既攜貳王遂以死豈朕不懲斯役實輿鳩材嘯工以害三農斯豈文王靈臺之不日哉宜詔有司亟令罷之此其基者乎卒歌而去之且曰彼通天兮鞅埃壒之巍巍此靈臺兮蔽秋艸之離離已而已而世無比兮吾孰知其是非

## 出蜀賦

辛酉之直年兮引敗車而還秦濟潼梓之重江出大劍之複關駭天險之重阻兮峙連岡而外坤譎石詭崖汨其城屬兮屹紆鬱於（寫天險）雲昏嶔喦喦而查牙兮上攢羅而戛天中呀坼以隙斜兮迳詰屈而隘穿以去以來奔蹄疾足兮鼠出入乎穴間蹇余馬之不息屈峽山之偪側劃崇巒之怒來水涵空而混碧途迫高而緣深不尺直而又曲趾危步之促促慄若跣而蹈棘朝天雙峙以虧蔽中慘慄而陰翳倏下馳而上廻若出地而天開龍堂呀呀而上啓怪若虎而欲噬泉噴沸而中洌靈窾窣乎像設聘山川以懷古得籌筆

於途說指前峰之孤秀傳臥龍之餘烈嘗枚師而北去抗霸圖而此決曾尺彊之不闢徒齋志而灰滅越百年而南指憩石門之委邃六陰崖而戶開屹巍巍以皚皚外攢怪石之參差兮勢嶪峩而上排狀若鬱雲之始騰又佀乎潮波之却頹中寙窱以寥豁敞矘朗而洞達擢嵓泉之瀅瀅鏘環珮於閶闔躡危石而後通忽泱漭而無窮包溪壑而爲潨兮繚巒岡而四崇蘿薜羃歷於嵓穴兮雲木森其青葱鬱桂椒與木蘭兮芬淑郁而駭風曾不可以久留兮車軋軋而又東陟雞幘之蹇嵼下七折之峻坂褒斜吁其隘束兮左窮溪兮右重巘綿飛棧而屬危梁兮續畏途而呀斷下臨千

仍之驚流兮。波頫洞而雷抃。當玄冬之隆烈。觸密雪之飛霙。舞迴飈而颬九垠。天地紛其漫漫。路縈積以迷沒。馬蕭蕭而不進。心悸悸而程不敢逸兮。徒憭慄而興歎。出大散之奧區。若脫足於囚拘。涉汧渭之浤浤。歷岐雍之通逵。田原鬱以濆漫兮。彌千里而為都。背槐里而趍咸陽兮。索嬴劉之舊墟。承明冀闕緬以夷漫兮。得隱嶙之顏隅。獨五陵之尚完。兀高平而艸蕪。抵長都之岌岌。排閶闔而西入。荷天衢之廣闕。仰白日之赤赤。彀弱弓而滿鈆旗兮。卽澤宮而覗的。夫何號貢之鈇條兮。忽有司之吾斥。曾不得而上通兮。居悒悒而不適。闕庭藹其多士兮。皆云夫賢。索不自分其能否兮。

瞰朱門之投蹟蔑一人之我先若捧水而投石念初心之來斯豈窮愁而徒疑怨徊徊以惶惶蹇東西而獨悲因默默以心計兮私展轉而自非胡不知進之與道謀兮徒盛氣而憤時不知求已以爲慮兮而患人之不知九衢廣其茫茫兮混埃壒而紅飛漂世波而上下兮旁窮走而相追不亦勞乎於是謝唯唯之面朋而焚逐逐之燥機餒不飽謀凍不煖謀兮環晦牆而闔扉邀仁義與之爲友兮追五經而爲師徜徉文章之林圃兮與百氏而驅馳不穀吾不恥穀亦吾不辭彼上張爲公者豈終吾遺哉

**備考** 籌筆 驛名諸葛武侯屯田積穀處 皚皚 白猊詩云皚如山上雪 鷄幘 嶺名 大散 關名 承

明漢武帝賜嚴助詔曰君厭承明之廬冀闕商君大築冀闕營如魯衛五陵漢宣帝微時上下諸陵𨶒𨵄走馬

於亂見志有味乎其言之

## 與李諫議行方書

樵嘗爲日蝕書以爲國家設諫官期換君心之非不以一咈其言而怠於諫卽繼以死非其職耶執事居其官亦嘗有意於此乎開元之間豈待諫官而後言耶苟立天子廷者皆開口奮舌爭於上前故自貞觀以還開元之政最爲脩明及林甫舞智以固權張詐以聾上於是膠羣僚之口縛諫官之舌且以法中敢言者由是林甫之惡熾而勿復聞祿山之逆祕而勿復知天寶之政由此而荒矣今者下無林甫遏諫之權上有開元虛巳之勞如此則敘立朝

雙鈎

廷者皆得道上是非不顧時忌劾執事官曰諫議哉執事卒不能
言避其官而逃其祿可也他官秩優而位崇者豈少耶今年三月
上嘗欲營治國門執事尚諫罷之今詔營廢寺以復羣髡三年之
間斤斧之聲不絕度其經費豈特國門之廣乎稽其所務豈特國
門之急乎何執事在國門則知諫在復寺則緘默勇其細而怯其
大豈諫議大夫職耶樵以爲大蠹生民者不過羣髡武皇帝發憤
除之冀活疲甿今天下之民喘未及息國家復欲興既除之髡以
重困之將何致民之蕃富乎樵不知時態竊所憤勇故作奏書一
通以明羣髡大蠹之由生民重困之源無路上聞輒以愚獻執事

倘以樵書不爲狂試入爲上言其畧。

復佛寺奏最快所獻於李者此也考之史李無諫章想巳覆甕

矣望人以觸天子喜怒大是難事

實錄氣易屢矣非史部舊也

## 與高錫望書

難〇字著讀至也字讀句者非

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楊子雲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吏部脩順宗實錄尚不能當班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足下乃小史尚宜世嗣史法矧足下才力雄獨意語橫闊嘗序義復岡及樂武事其說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足下齒髮未及壯其所得如此則不知子長子雲當足下年齒時文章果何如也然足下所傳史法與樵所聞者異耶古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

黜貴紀賤其書可傳其腰領可斧矣如何

立實錄非爲俚言奇健能爲史筆精魄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沒得失指字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汩其間哉今世俚言文章謂得史法因牽韓吏部曰如此如此樵不知韓吏部以此欺後學耶韓吏部亦未知史法邪又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亦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淺俗則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絕夫史家條序人物宜存警訓不當徒以官大寵濃講文張字故大惡大善雖賤必紀尸生浪職雖貴得黜至如司馬遷序周繆班孟堅傳蔡義尚可用耶爲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怪若梗避于其間其書可燒也古者國君不得視史今朝

三事不革後萬億年安得有良史乎不但無良史兼無信史也

廷以宰相監撰大丈夫當一時寵遇皆欲齊政房杜躋俗太平孰能受惡於不隱乎古者七十子不與筆削今朝廷以史館叢文士儒家擅一時胸臆皆欲各任憎愛乎出白黑孰能專門立言乎樵未知唐史誠何如也樵雖承史法於師又嘗熟司馬遷楊子雲書然才韻枯梗文過乎質嘗序廬江何易于首末千言貴文則喪質近質則太禿刮垢磨痕卒不到史獨謂足下才力天出最與史近故以樵所授於師者致足下

史法畢具于此當與劉子玄史通諸議論參看

## 寓汴觀察判官書

大梁居東諸侯兵最爲雄。軍候乘權肆豪。奴視州縣官。州縣官即熛縮自下。美言立聞觀察使。往往得上下考。即欲認官爲治。必爲軍候所傾折。大者至奪觀察使。小者至爲軍人所繫辱。州縣官格手失職。不敢與抗。由是軍候得侵繩平民。鞫訊授辭。往往獄至數百。不以時省。以故平民益畏軍候。至不知有觀察使。刱州縣官耶。國家設州縣官以治平民。豈以屬之軍乎。今京兆二十四縣。半爲東西軍所奪。然亦不過籍占編民。翼蔽墾田。其辭獄曲直。尚歸京兆。今汴軍所侵州縣者。反愈東西軍。士大夫叢居。未嘗不病東西

軍侵州縣事及自提兵符則不知有以規畫之矧天子之貴耶執事三從事盧公其所以佐盧公使炳炳不磨於世者襄陽南渡之民皆能道之今居汴有日而曾無所聞豈屑屑未暇耶執事宜亟以前之所陳辨之盧公稍稍奪左右軍候權且使繫獄者不得治於軍門凡當隸州縣者悉索歸之使軍自軍州縣自州縣無相奪也今執事官曰判官察州縣事正執事職幸無忽

軍候鞫獄州縣官失職不滋甚邪直責判官詞嚴義正

## 與賈希逸書

主數足下囊者樵耳足下聲憤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足下五通五十篇則足下困十上亦宜矣物之精華天地所祕惜故掌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珠必含驪龍抉而不已櫝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僻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車坎軻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今足下

立言必奇摭意必深抉精剔華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釣榮邀寵
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祿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下成一
家書自期不朽則非樵之所敢知也嗚乎孤進患心不苦及其苦
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樵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懼足下自持也
淺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有激云爾孤進患心不苦及其苦知者何人每讀未嘗不流涕

## 與王霖秀才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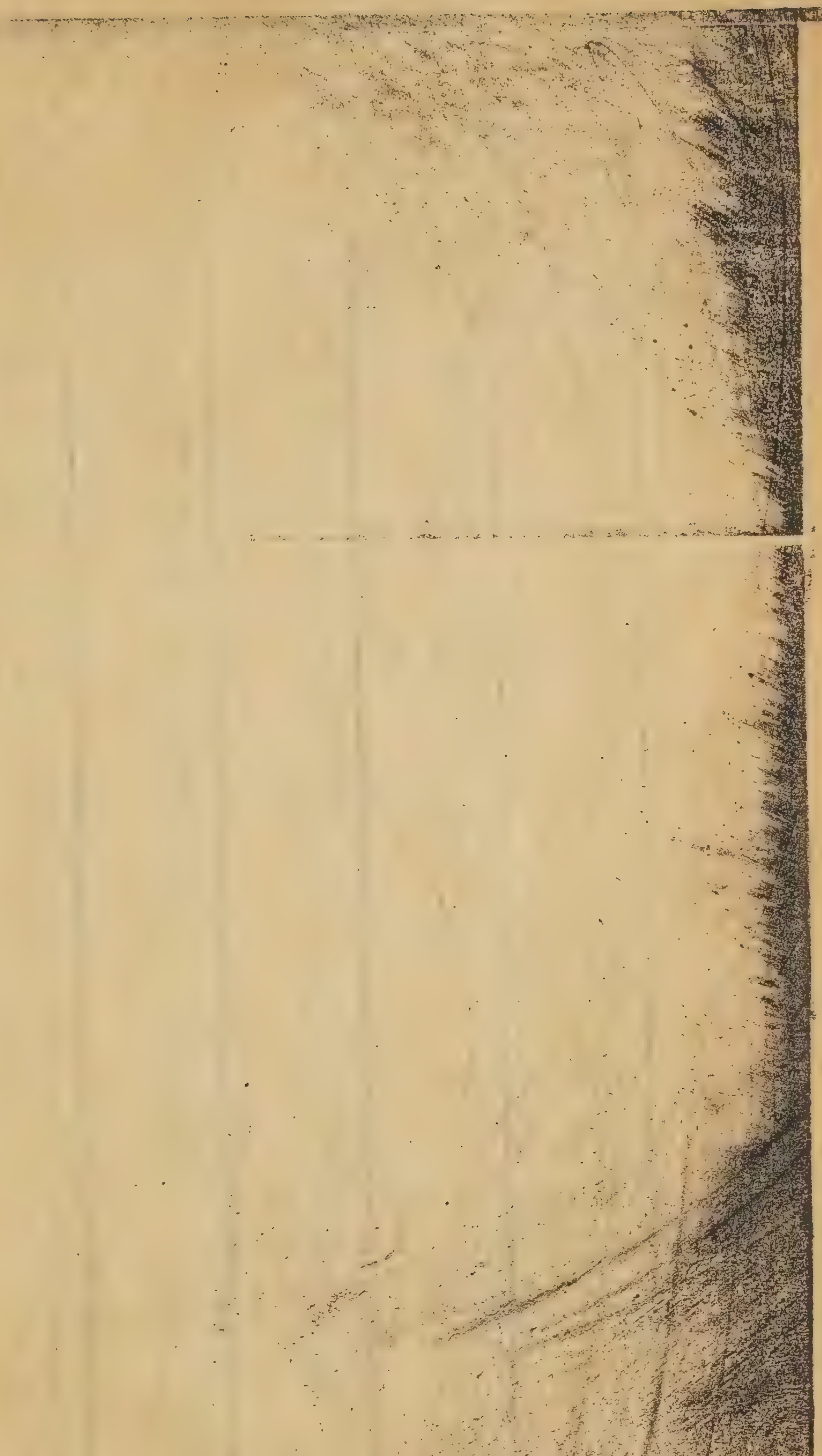
太原君足下雷賦逾千六言推之大易叅之玄象其旨甚微其辭甚奇如覩駭濤於重溟徒知褫魄眙目莫得畔岸誠謂足下怪於文方舉降旗將大誇朋從間且疑子雲復生無何足下繼以翼旨及雜題十七篇則與雷賦相闊數百里足下未到其壼則非樵所敢與知既入其城設不如意亦宜上下銖兩不當如此懸隔不知足下以此見嘗耶抑以背時戾衆且欲哺粕啜醨以其苟合耶何自待則淺而徇人反深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摛辭必高道人之

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趍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徵。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月蝕詩。楊司城華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淸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捉搦○恐懼）又似遠人入太興城。茫然自失。（貌是唐語）詎比十家縣。足未及東郭。目已極西郭耶。樵嘗得爲文眞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然樵未始與人言及文章。且懼得罪於時。今足下有意於此。而自疑尚多。其可無言乎。樵再拜。

備考　華山賦（楊敬之作）　馮常侍（馮宿）　玉川子（盧仝）

天之生才恒多而人之有立者至少皆自疑狥物有以累之矣

韓吏部真訣相傳只是衆人譽之不加勸衆人毀之不加阻



## 與友人論文書

嘗與足下評古今文章似好惡不相闊者然不有所竟顧樵何所得哉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爲奇意必深然後爲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今天下以文進取者歲叢試於有司不下八百輩人人矜執自大所得故其習於易者則斥澀艱之辭攻於難者則鄙平淡之言至有破句讀以爲工摘俚語以爲奇秦漢已降古文所稱工而奇者莫若楊馬然吾觀其書乃與今之作者異耳豈二子所工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也當元和長慶之間

讀可之文當以此求之

達官以文馳名者接武於朝皆開設戶牖主張後進以磨定文章故天下之文薰然歸正洎李御史甘以樂進後士飄然南遷由是達官皆闔關齰舌不敢上下後進宜其爲文者得以盛任其意無所取質此誠可悲也足下才力雄健意語鏗耀至於發論尚往往爲時俗所拘豈所謂以黃金注者昬耶顧頑朴無所知曉然嘗得爲文之道於來公無擇來公無擇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其所聞者如前所述豈樵所能臆說乎

世無韓吏部相與奔走招邀不若褁足杜門猶愈乎爾

書原第三卷

## 書何易于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河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一有問字）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于爲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卽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榷筦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劃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

不得爲百姓匿今剗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一有寧字）免黨海裔（一無裔字）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卽自縱火焚之觀察（一作風）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爲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僂杖者易于必召坐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一作輒）親自與語爲指曲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綿州羅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故（一無故字）相國裴公刺史（一作出鎭）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道從不過三人其合（一作察）易于廉（一有約字）如是會昌五年樵道出益

邑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止請常期不欲緊（一作堅）繩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予居長安。（一有中十二字）歲（一作年）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為某縣。得上下考。由考（一作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為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反若干盜（一無四字）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樵以為當世（一有在字）上位者皆知求才（一作財）為切。至如緩急補吏則

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之知者
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於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史官
在

史才史才。文字按其首可測其尾者如走黃埃千里一目及
遊名山大川高廣邃深旣探其奇旣挹其秀矣前途若窮忽又
無際斯爲鉅觀此篇書何易于治益昌美哉觀止矣豈知復有
考績一條大發胸中坎磊不平之氣可測邪亦惟儲思必深所
以不可測邪

書田將軍邊事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沉黎越嶲俱爲邊城迫一作逼下同於羣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爲樵言曰巴蜀西迫于戎南迫于蠻宜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一作接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鬭如植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蝱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滋而疫死者日衆卽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靑谿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

擇羣蠻子弟叢聚一作于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
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
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其三門
四日而旋一本無其三門四日而旋七字非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巂以北八
百里之間民畜為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
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為病自是以來羣蠻常有屠蜀之心居
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戰一作武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
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
常○李丞相固言鎮西將有編民李權者遣子齎書通蠻言蜀無備
可取狀邊城獲之按問得實遂棄市至今或有踵其所為者

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劍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毎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瓠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嘗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況歷重阻卽巖程束甲而趍扶戟而鬬耶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傀運者縱吏而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苦（一作疎）而易艮當賑粟則以砂而參粒（每歲當給帛主將輒先市輕帛以易其重帛然後散諸邊卒當給糧丁吏必先盜其米然後以砂補其數以給邊卒常以爲怨）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憂也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雟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拔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

且兵籍於郡則易為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為屯春夏則耕蠶以資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寇虜連帥即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無胥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備考** 臨邛州今邛州　沉黎州今黎州　越巂今為衛亦名嚴州　西戎吐蕃　南康公韋皋也

策民善明日張膺浸淫西漢論事之文

書褒城驛壁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一作汙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一作淺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三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犇軺以去以來轂交蹄劘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莫至朝去寧有顧惜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魚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汙敗室廬麋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

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吏笑於旁且曰果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爲理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一作日編眠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在刺史曰明日我即去

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卽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飢飽鮮（一作愁當醉飢當飽）囊帛積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眞驛耶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旣揖退老甿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屋壁

**備考** 褒城 唐褒州亦名興元今爲漢中府

或曰州縣久任理之本也然令囊帛積金之人居之任愈久其不利吾甿愈深耳漢宣帝得一良吏輒增秩賜金不奪其成功而吾民遂無太息愁苦之聲者亦其擇吏精察吏明致之此言

可以補此文所未及故書

記

讀原第四卷

梓潼移江記

涪繚于郪迫城如蟠淫潰漲秋狂瀾陸高突堤嚙涯包城蕩墟歲殺州民以爲官憂滎陽公始至則思所以洗民患頗聞前觀察使欲鑿江東壖（音堧）地別爲新江使東北注流五里復匯而東卽堤墟舊江使水道與城相遠以薄江怒遂命武吏發卒三千跡其前謀役興三月功不可就有謁於滎陽公曰公開新江將扶民憂然江勢不可決訛言不可絕公將何以終之滎陽公曰吾欲厚其直以勸其卒可乎對曰飢卒賴厚直民惜其田以顧得不可滎陽公曰

君欲戮其將以動其卒。可乎。對曰。代之將者。必苦吾卒。卒若叛不可。滎陽公曰。奈何。對曰。夫民可與樂終。難與圖始。自役興已來。彼其民曰。夏王鞭促萬靈以導百川。今果能毀夏王跡耶。非徒無功。抑有後災。羣疑牽綿。民心蕩搖。前時觀察使欲鑿新江。中輟議而罷。豈病此耶。公卽能先堤民言。新江可度日而決也。字○法○新○滎陽公諾。明日。滎陽公視政加猛。決獄加斷。文明日。杖殺左右有所貳事。鞭官吏有所阻政者。遂下令曰。開新江非我家事。將脫鄞民於魚禍耳。民敢橫議者死。鄞民以滎陽公嘗爲京兆。旣憚其猛。及是。民心大慄。羣舌如斬。未幾而新江告成。滎陽公歡出臨視。班賞罷卒。已而

歎曰民言不隄新江其不決耶新江長步一千五百闊十分其長之二深七分其闊之一盤堤既隆舊江遂墟凡得田五百畝其年七月水果大至雖踰防稽陸不能病民其績宜何如哉滎陽公既以上聞有司劾其不先自詔奪俸錢一月之半樵嘗為襄城驛記恨所在長吏不肎出毫力以利民及覩滎陽公以開新江受譴豈立事者亦未易耶是歲開成五年也（文宗時）

**備考** 梓潼（唐為梓州 今梓潼縣） 涪（水名） 郪（縣名）

憤滎陽公奪俸而作也其成之難績之巨若此卒受譴奪咄咄怪事

# 興元新路記

入扶風東阜門十舉步折而南平行二十里下念濟坂下折而西行十里渡渭又十里至郿郿多美田不爲中貴人所幷則籍東西軍居民百一𨟻縣自郿南平行二十五里至臨溪驛驛扼谷口夾道居民皆籍東西軍出臨溪驛百步南登黃蜂嶺平行不能百步又步登潗潗嶺盤折而上甚峻（潗嶺北並磵可爲閣道平出潗潗嶺南可罷潗潗路）下潗潗嶺嶺稍平二嶺之間凡行十里自臨溪右支路直絕澗並山復絕澗蜿行積上十里合于大路（秋夏此路當絕）下黃蜂嶺復有支路並澗出潗潗嶺下行亂石中五六里與澗西支路合（秋夏此路亦絕）由大路十里

橋無定河河東南來觸西山下隱號怒北去河中多白石磊磊如

斜又十里至松嶺驛道旅三戶馬始食茅自松嶺平行三里逾二

橋登八里坂甚峻下坂行十里平如九衢又高低行五里行連雲

驛自連雲西平行二十里上五里嶺路極盤折凡行六七里及嶺

上泥溪滅踝行者多苦於此可為棧路以易之路旁樹往往如挂塵纓纚而長

從風紛然訊於薪者曰此泥榆也豈此嶺常泥而樹有此名乎凡

泥行十里稍稍下去又平行十里則山谷四拓原隰平曠水淺艸

細可耕稼有居民侶樊川間景氣又五里至平川驛自平川西並

澗高下行十里復度嶺嶺東度澗可詣為閣路平行五十里出嶺西亦古道上下嶺凡五里

復平不能一里復高低有閣路行七八里扼路爲關關北爲臨洮閣爲河池自黃蜂嶺洎河池關中間百餘里皆故汾陽王私田嘗用息馬多至萬蹄今爲飛龍租入地耳入關行十里皆閣路並澗閣絕有人橋蜿蜒如虹絕澗西南去橋盡路如九衢夾道植樹步步一株凡行六七里至白雲驛自白雲驛西並澗皆閣道行十里巖上有石刻橫爲一行曰鄭淮造凡三字不知何等人也人多以淮爲雀字蓋視之誤又一十三里至芝田驛皆閣道卒高下多碎石自芝田至仙岑雖閣路皆平行往往澗㫄谷中有桑柘民多聚居雞犬相聞水益清山益奇氣候甚和自仙岑南行十三里路左有崖壁然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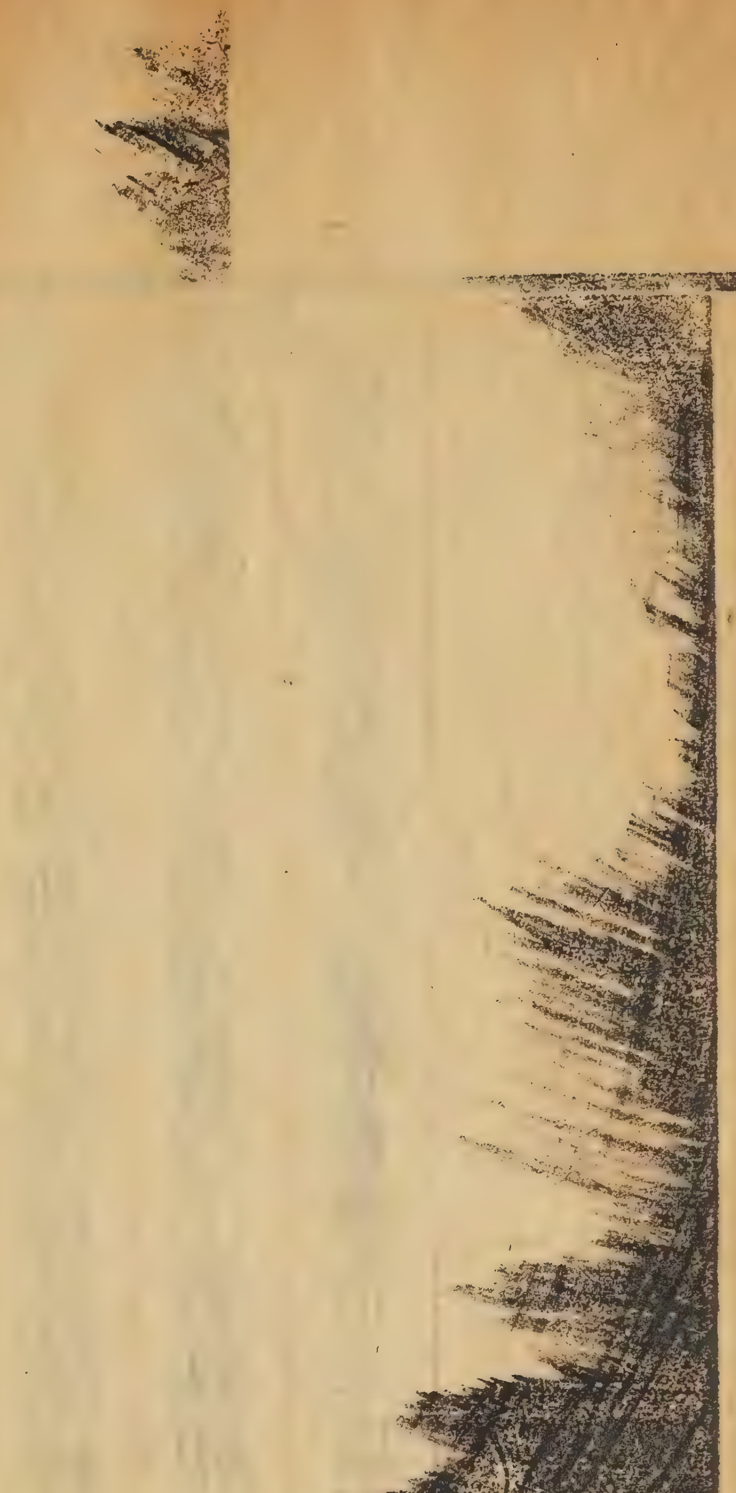
高出其下殷其有聲如風怒薄水里人謂之鳴崖豈石常鳴耶抑俟人而鳴耶又行十五里至二十四孔閣古閣名也閣上巖甚奇有石刻其刻云褒中與閣主簿王顥漢中郡道閣縣椽馬甫漢中郡北部督郵逌通都匠中郎將王胡典知二縣匠衞績敎蒲池石佐張梓等百二十人匠張羌敎褒中石佐泉疆等百四十人閣道敎習常民學川石等三人一本作川五人凡七十字其側則曰太康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案其刻乃晉武平吳時蓋晉由此路耳又行十五里至青松驛驛自仙岑而南路旁人煙相望澗旁地益平曠往往墾田至一二百畝桑柘愈多至青松卽平田五六百畝谷中號爲夷地

居民尤多自青松西行一二里夾路多松竹稍稍深入不復有平田行五六里上小雪嶺極峻折嶺東多泥土疎而黑嶺西尤峻十里百折上下嶺凡十八里四望多叢竹又高低行十里至山輝驛居民甚少行旅無庇自山輝西高低行二十里上長松嶺極峻羊腸而上十里及嶺上復羊腸而下十五里及嶺下又高下行十里至廻雪驛自廻雪驛南行三里上下樂坂極盤折上下凡十五里至福溪（自福溪有路竝自山下由大雪嶺平行五里上長松嶺北與山輝大路合蓋古所通乃坦途也裨將將開此路都將賈昭爭功且欲之遂開古松嶺路）折又高下行十里至黃崖崖南極峻折上下黃崖六七里至盤雲驛西行復竝澗行二十里即背絕小嶺上下凡五

六里稍平又行十里至雙溪驛自盤雲驛西有路並澗出白城西至興元亦古所通尤坦途也城固之要道出其縣遂略開路長開天嶺路也自雙溪南平行四里至天苞嶺羊腸而上凡十五里極峻折往往閣路至嶺上南望興元煙靄中也下嶺尤峻折凡三十里至文川驛自文川南行三十五里至靈泉驛自靈泉平行十五里至長柳店夾道居民又行十五里至興元西平行三十里至褒城縣與斜谷舊路合矣議者多以謂此路不及褒斜此言不公耳樵嘗淑中褒斜一經文川至於山川險易道途迹悉得條記嘗用披按蓋亦折衷耳苟使貫昭盡心于滎陽公如樵所條注誠邈於褒斜路孫樵曰古人尚謀新仍曰何必改作利不十法不變豈謀新亦未易耶滎陽公爲漢中以褒斜舊路修阻上疏開文川

道以易之觀其上勞及將下勞及卒其勸至矣其始立心誠無意於古人將濟民於艱難也然朝廷有竊竊之議道路有唧唧之歎豈滎陽公始望耶況謀肇乎賈郎事倡乎李倅役卒督工者不增品秩於天子則加班列於滎陽公滎陽公無毫利以自與而怨咎獨歸滎陽公豈古所謂爲民上者難耶

瑣瑣記程點綴入勝柳柳州山水園亭諸記之妙往往奪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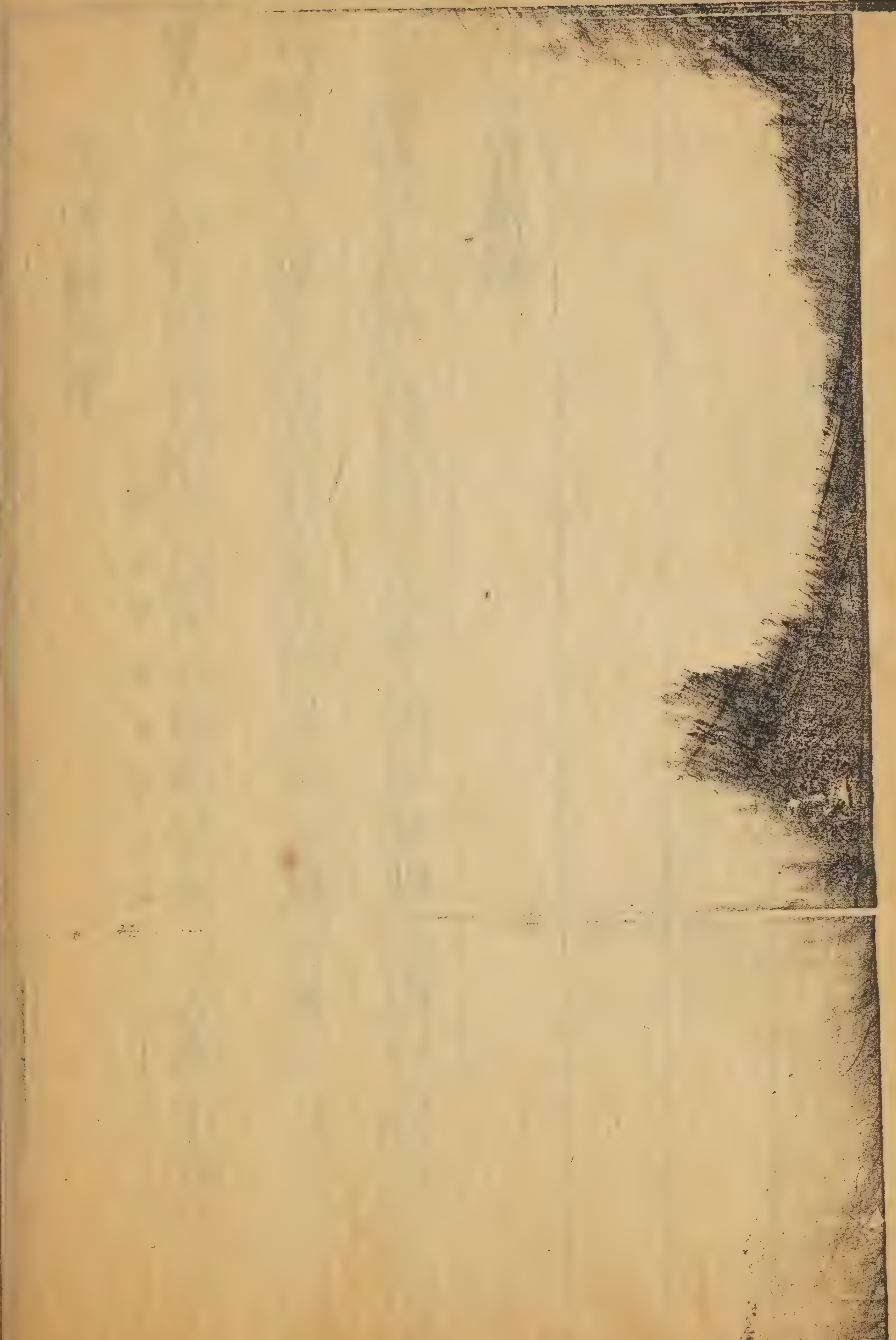


唐蕭瑀凡八葉為宰相此所贊不知何人瑀以勁直稱疑此贊或為瑀而作

## 蕭相國真讚

咫尺天威首出時傑英聽横溢神鋒秀發秋空健骨霜夜皎月劍淬愈利玉燒不熱錦浦宸游傳巖寤說馭物惟誠在公抗節再安宗祏蕩掃氛孽黄道回日翠華歸闕粃糠魏丙肩袂稷契仰止丹青永保徽烈

可之先生全集錄卷一　終



# 唐孫可之先生全集錄目次


雜錄 原第五卷

孫氏書齋錄

武皇遺劍錄

龍多山錄

雜著 原第六卷

迎春奏

復佛寺奏

雜著 原第七卷

序西南夷

序陳進士舉

寓居對

乞巧對

雜著 原第八卷

文貞公笏銘

潼關甲銘

康鐐郎中墓銘

刻武侯碑陰

舜城碑
雜著 原第九卷
逐瘧鬼文
祭高諫議文
祭梓潼神君文
雜著 原第十卷
讀開元雜報
罵僮志
復召堰籍

# 可之先生全集錄卷二

錄 原第五卷

## 孫氏西齋錄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掇其體一作綮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叢冗秃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爲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初洎武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凶回有所觸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則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循愛譏失教也

○太宗有大功宜嗣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爲太子至有六月二十四日事故書高祖殺建成李勣立皇后武

泰山可移此
案無動

氏者何忘諫贊慝懲廢命也李勣為顧命大臣黨堅諫不奪高宗不敢立武氏為后故書李勣立皇后

武氏起王后已廢之魂上配天皇者何登嫌黜冢不可謂順予懼後世疑於禘祼也高宗廢王后立武后乃貞觀侍女何以列昭穆故時以王后配高宗示天后有嫌於禘祼矣條

天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閏位不可謂正予懼後世牽以稱臨也天后改元即眞令悉以天后年號及行事繫于中宗示女子不得改元者政也

崔察賊殺中書令裴炎名犯武宗廟諱者何詭諫梯亂肇殺機也裴為顧命大臣屢白天后歸政御史崔察廷詰裴曰若不有異謀何故白太后歸政天后遂發怒斬裴于都亭驛故書曰崔察賊殺中書令裴

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怫教稔禍階也祿山乃張守珪部將嘗犯令張曲江令守珪案之守珪不從卒使亂天下故書張守珪以安祿山叛他皆倣此

稱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示衆與殺也稱天子

殺者何死非其罪示衆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去
卒以示貶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也懼怠去
瑞示戒志沴尚德必書賤尸位則黜貴皆所以厭邪合正俾歸大
義則前所謂起王后配天皇條天后年號行事繫于中宗之類是也操實寘例以示懲勸前所謂李勣立皇后武氏張守珪以祿山叛之類是也嗚呼宰相升沈人於十數年間史官出沒人
於千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爲史官者不能怵直
骨於枯墳鬱詣魄於下泉磨毫黷扎叢闒飽帙豈國家任史官意
耶樵既序其略授其友高錫望傳之矣

清霜利斧朱晦菴綱目權輿

## 武皇遺劍錄

武皇帝得利劍於希夷之間提攜六年而四用之宜其庶績暉如哉往者北戎猖狂渝盟盜疆大出虜門戍卒屢奔武皇赫然奮雷霆之威驅貔武之師靖胡塵於塞垣復帝子於虜庭非武皇一用其劍耶賊鎮阻兵邀爵山東劫衆以濟其奸擘險以抒其誅王師萃之屢戰無功兵衂將稽賊勢益張并醜秉之遂萌梟心乃劫吾兵乃圍吾城反書既聞卒愕京師輿人謠曰上宜亟以節假之且赦其辜俾守北門以伐虜謀不然并且東連潞兵北合戎師分卒以趨太行卷甲以下河東國家其能甘心於潞寇耶武皇曾不逗

撓於其衷亟發武符按言誅之羽檄朝馳夕擒并頑非武皇再用其劍耶并部既平潞守益堅王師告勞國用告虛內外咨嗟訛言沸騰飛言上聞上爲不聞誅潞之心益牢責戰之詔日嚴卒能克大憝於山東梟渠魁於國門非武皇帝三用其劍耶浮屠之流其來綿綿根盤蔓滋日熾而昌蠹于民心蠹于民生力屈財殫民恬不知武皇始議除之女泣于閨男號于途廷臣辨之于朝褻臣爭之於旁拳疑膠牢萬口一辭武皇曾不持疑卒詔有司驅群髡而髮之毀其居而田之其徒既微其教僅存民瘼其瘳國用有加風雨以時災沴不生非武皇四用其劍耶今者嗣皇帝纂武皇之耿

光傳武皇之遺劍宜乎銛其鍔不使其挫寶其刃不使其泥而又礪之以義淬之以智匣之以禮苞之以仁持之以信與天下終始天下幸甚

備考 賊鎮謂魏博帥何進滔子重順也 并醜謂澤潞劉從諫子稹也 亟發武符武皇從李德裕策不發禁軍命河朔三鎮討劉稹稹將郭誼殺稹以降

新闕

## 龍多山錄

梓潼南鄙越五百里其中有山崛起中天即山之趾得逕委延聚武三十北出其巔氣象鮮妍孕成陰煙屹石巉巉別爲東巖槎牙重複爭先角逐若絶若裂若缺若穴突者虎怒企者猿踞横者木仆挺者碑植又有似乎飛簷連軒欒櫨交攢欹撑兀柱懸棟危礎殊狀詭類愕不得視下有敞平砥若戶庭攄乳側脈膏停泓石俯對絶壑鈔臨蘭薄仙臺標異蘂石負起屹與山別猿鳥磧絶腹竇而容路由其中斷齶相望攀緣上下闖然而出曜見白日殆時永嘉飛鳧蓋羅人傳晉永嘉中有爲蓋羅者於北臺上學道焉蓋羅於此白日上升今臺下有碑誌存焉者也去蹤

斯存石刻傳聞丹成而蛻駕鶴騰天一去遼廓千載寂寞澄泉傳
靈別壑絕明風閒境淸寂寥無聲嘉木美竹岡巒交植風來怒黑
雷動崖谷山禽嚚獸捷翔牙驚曉吟暝啼聽之悽悽迴環下矚萬
類在目洇山帶川靑縈碧聯莽蒼際天杳杳不分月上于東日薄
于泉魄朗輪昏出入目前其或宿霧朝雲糊空縛山漠漠漫漫莫
知其端陽曜始浴徹天昏紅輪高而赤洪流散射濃遶薄釋綿裂
綺折千狀萬態倏然收霽樵起耒而遊泊車而休登降信宿閱見
習熟始曰山平曾未始有得乎無處夸世釣名者汙此巖扃乎且
欲聞於潁陽之徒乎

盧藏用輩
何施面目

薈萃柳柳州山水記爲有韻之文

奏原第六卷

迎春奏

黑帝歷窮帝命青帝嗣其公以其無私皇帝備牲牢鼓鐘迎饗于郊東賤臣樵寓疏太常上奏曰天有四時陛下實行之是天秉陛下政令明昏而為燠寒也青帝何功而饗乎寬空春之日陛下廩以時出帛以時郵則孽芽弩拔句萌畢達矣夏之日陛下農事無所奪山麓無所伐則艸木壯茁國無夭札矣秋之日陛下獄無曲次畈無圜殺則霜露不失節萬物固結矣冬之日陛下地氣不掘洩室屋不徹發則豐隆不敢繫越百蟄塞穴矣聖人之時日南無驕陽

啓蟄無繁霜斗北無伏陰火西無滯霖淫昏之世反膏而波春行秋令大水廢民廬舍反氷而花冬行夏令能李花雹傷螟螣夏行冬令則雨雹時則蝗飛蔽天旱赤雨血秋行夏令則雨血時則赤旱千里是陛下政令出乎脩明則寒暑運行政令出乎淫昏則災祥屢臻其可忽乎臣又聞陛下與人爲春得革慘作和起枿生華喜滿其家沃穆歡咳如暖景時開樹色煙光覺葱蘢芳蒼陛下與人爲秋得愁刮人䰟風日冷白慄慄蕭索覺庭槐枯落陛下與人爲夏得變絺成襦噓燼作爐駒驅轍結雜遝噎楔門如三伏熱陛下與人爲冬得舉皆不見日凍薄入骨間間慼慼燈青火白門無蹄轍跡顧陛下左右皆春天下病悴者衆也陛下肘

腹皆熱中國病凍者衆也豈陛下用心有頗焉陛下苟能平其心
雖澤不周惠不均天下無恨言不然天將視陛下心而燠寒也

根柢經術

## 復佛寺奏

賤臣樵上言臣以爲殘蠹於理者群髠最大且十口之家（謂中戶也）男力而耕女力而桑卒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完也若群髠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綿縠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髠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群髠者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髠是編民百七十萬困於羣髠矣武皇帝一旦髮天下髠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陛下自卽位以來詔營廢寺以復羣髠自元年正月卽位以來洎今年五月斤斧之聲不絶天下而工未以訖聞陛下卽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

十七萬髡如故矣臣以爲武皇帝卽不能除羣髡陛下尚宜勉思而去之以甦疲民況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事明之開元之年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士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餘力今陛下卽能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力有餘而陛下之民力不足耶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索若干戶共出若干兵也籍而爲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聚之將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今陛下以

論事不加此深徹

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羣髡將何以踵開元太平事耶貞觀以還開元戶口最爲殷繁不能逾九百萬卽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欲又以一百七十萬給於羣髡是六百七十萬無羨賦矣卽令戶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耶卽是鹽鐵不可除而搉筦加算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日者陛下嘗欲營國東門諫議大夫入爭於前一言未及終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急乎叢徒嘯工豈特國門之使乎寧諫議大夫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耶陛下則不能復廢之

收拾



臣願陛下已復之髡止而勿復加已營之寺止而勿復修庶幾天下之民尚可活也今天下最不可去者兵也尚爲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太平事冀異日爲陛下言之況去無用之髡耶臣昧死以言

利害切深即賈太傅晁家令趙營平無以尚之可之雕蟲耶

## 序西南夷

道齊之東偏泛鉅海不知其幾千里其島夷之大者曰新羅由蜀而南逾昆明涉不毛馳七八千里其羣蠻之雄者曰南詔是皆烏獸之民鴂舌言語難辨皮服獷悍難化其素風也唐宅有天下二國之民率以儒爲教先彬彬然與諸夏肖矣其新羅大姓士有觀藝上國科舉射策與國士偕鳴者載籍之傳蔑然前聞夫其生窮海之中託瘴野之外徒知便弓馬校戰獵而已烏識所謂文儒者哉今抉獸心而知禮節褫左衽而同衣服非皇風遠洽耶嘗聞化

之所被雖草木頑石飛走異彙咸知懷德於是乎有殊能詭形之
効祉者二國之爲其瑞與夫瑞之出不孤將必有類者則庚朔之
隅不懷之倫其響風仰流歸吾化哉世之言唐瑞者徒曰肉角格
六穗稼天酒泫庭苑巢神禽樵則曰二國文學也

倣漢

## 序陳生舉進士

夫物不得以時而發其發必熾風時溪谷颸颸習習即不得遂作必飄忽源泉混混然堤防陂蓄波決壅缺亦不可過於其人也亦然潁川陳君學積乎勤藝高乎專喪家途歎志用不迪鬱然而居者有年矣累爲連帥賓禮貢之天子齎咨喑嗚輒以窮盡今年稍始克偕計吏僶勉上道久憤湮鬱一旦決發若風波之得宣洩吁可當耶名光耀乎天庭聲飛馳乎海浦其在此行矣然君子學道以循祿端已以售道不肯尺枉以蘄尋直況突梯滑稽以苟得與君其勉之樵弱弓蓬矢難以妄彀徒善君之引滿强勁指期命中

於行不能無述。

# 寓居對

長安寓居闔戸諷書悴如凍灰癯如槁柴志枯氣索悅悅不樂一旦有曾識面者排戸入室咤駭唧唧且曰憊耶餓耶何自殘耶則對曰樵天付窮骨宜安守拙無何提筆入貢士列抉文倒魄讀書爛舌十試澤宮十黜有司知已日懈朋徒分離矧遠來關東索裝鎖空一入長安十年屢窮長日猛赤餓腸火迫滿眼花黑晡西方食莫雪嚴冽入夜斷骨穴衾敗褐到曉方活古人取文其責蓋輕一篇跳出至死馳名今人取文章章責奇一句戾意卷前知解言念每歲徂春背暑洗剔精魂澄拓襟慮曉窗夜燭上下雕斵摭言

必高儲思必深字字磨揍以牢知音况榮辱撓其外、得失戕其內、機穽在乎足、鋒刃在乎背、吾非檻豕籠雞、其能窮而反諛乎、客退、遂書几爲歌曰、

肥於貌、孰與肥其道、求於人、孰與求其身、處乎出乎、孰爲得、而孰爲失乎、

# 乞巧對

孟秋莫天當庭布筵有瓜於盤有果於盆拜而言若祈於神者從而問之對曰七夕祈巧祀也若有求乎樵應之曰吾守吾拙以全吾節巧如可求適爲吾羞彼巧在言便便翻翻出口黃然媚於人間革白成黑蠧直殘德譽跖爲聖譖回爲賊離間君親賁亂家國○彼巧在文摘奇搴新轄字束句稽程合度磨韻調聲決濁流清雕枝鏤英花鬬窠明至有破經碎史稽古倒置大類於俳觀者啓齒○下醻沈謝上殘騷雅取媚於時古風不歸○彼巧在官竊譽假善齚舌鉗口媚竈賂權忍恥受侮愧畏如鼠望塵掃門指期九遷君納

於達贊唱菲菲翫世偷安敗俗蠹官彼巧在工壞詭不窮唖古笑
朴雕鏤錯落憑雲亘天嚱霍延綿窮侈殫麗越禮踰制繡紋錦幅
雲綃霧縠若出鬼力大蠹婦織遂使俗尚浮華各溺于奢凋家磨
國未騁胸臆蠹于化源戕此民力由此觀之巧何足云吾寶吾拙
雖與事濶優游經史臥雲嘯月九衢喧喧夾路朱門曉鼓一發車
馳馬犇予方高枕偃然就寢腹搖鼻息夢到鄉國槐花撲庭鳴蜩
噪晴懷軸囊刺門門買聲方子屏居詠歌吾廬對松欹石莫知其
餘上天付性吾豈無命何求于巧以撓吾靜吾方欲上叫帝閽以
窒巧門使天下人各歸其根無慮無思其樂怡怡耕食織衣如上

古時巧乎巧乎將何所施爲

子厚文且諷且求可之直痛詈絕之而已吾寶吾拙已下尤可被之管絃絲竹

## 銘　碑　原第八卷

### 文貞公笏銘

大中六年，詔出文貞公笏，歸其孫丞相謩。孫樵請銘其笏曰：

靈豸觸角，比干獻骨，合此憤烈，在公爲笏。怒虎可唾，笏不可挫；太華可裂，笏不可折。拄天不仄，指日不蝕。摽儀條臆，起梗開直。噫諫舌切，上磨帝鈇。不逆不怫，笏則公笏。緊拱折列，諍舌不發。膠榮顧餗，下偷上愎，非公之節，孰爲公笏。

衝斗貫日之詞

## 潼關甲銘 并序

潼戶呀東翼廉敞南有玄甲數十扎焉委于前楹澀塵飄風綴斷革刓樵過而誚之且曰此國之闔也是小欲遏寇偷大欲扼諸侯令者關禁弛而不譏守甲存而不完將何抑天下心而割天子憂耶關吏笑而進曰借如潼之甲可以燭日潼之旗可以絳天戰鞞晝驚鶩柝夜鳴吾曹將擺堅荷鍜投死地之不暇又安得與客合繻而東合繻而西哉今上君臨萬邦號令所加風淸日明理爲太和如此則關之禁何爲而申嚴關之甲何爲而繕堅玄宗四十二年關中之兵其屯如雲孽胡西來叱而闢之守甲其不完耶古之

善守天下者展禮以防之闡樂以和之明刑以齊之修政以固之則其守在四海之外何以關爲而況完其甲乎是天下愈安而其禁愈弛天下愈平而其甲愈弊耳樵將去之且銘其甲云潼關之甲完吾孰與安潼關之甲弊吾孰與濟甲乎甲乎理與爾謀亂與爾謀無俾工爾修

卽在德不在險意然實譏其廢弛也故爲大言以掩抑已所欲云所謂用意必深者如此

## 唐故倉部郎中康公墓誌銘 并序

唐尚書倉部郎中姓康氏以咸通十三年月日薨於鄭州官舍其年月日前左拾遺陳畫寓書孫樵曰與子俱恩康公門今先遠有期其孤徵誌於子子其無讓樵哭之慟已而揮涕敘平生公諱某字某會稽人曾祖諱某贈某官祖諱某贈某官父諱某贈某官公幼嗜書及冠能屬詞尤攻四六文章援毫立成清媚新峭學者無能如自宣城來長安三舉進士登上第是歲會昌元年也其年冬得博學宏詞授秘書省正字明年臨桂元公以觀風支使來辟換試秘書郎五年調再授秘書省校書郎大中二年復調授京兆府

參軍其年冬為進士試官峭獨不顧雖權勢莫能撓其與選者不
逾年繼踵昇第故中書侍郎高公璩尚書倉部郎中崔亞前左拾
遺陳蓋洎樵十輩皆出其等列也明年授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
戶部巡官明年改鹽巡官天付介直不能諂言故丞相河東公休
使鹽鐵轉運公或請計事將入門裴公謂謁者曰必康君也裴公
始以直知終以直廢明年去鹽鐵詔授大理司直或有所讞宰相
莫能迴其筆明年授賜大理司議郎兼侍御史度支巡官明年改
授檢校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轉運推官明年換判官今華州刺
史李公訥拜鹽鐵轉運使將蒞事且召羣吏曰二十年已旋推官

判官誰爲廉平可以助吾治者羣吏皆以公塞問李公曰吾得之
矣公由是不去職咸通元年改檢挍禮部郎中兼侍御史充轉運
判官李公始以廉平知終以章奏加厚常稱於班行間曰康公宜
掌帝制或與宰相言必慰薦之明年詔授海州刺史廉而不刻明
而不抉窾牘符檄公一以口授之羣胥輩徒搦管捉紙字字書出
蓄縮汗慄何暇爲姧犯耶以故老吏猾胥畏之如神明秩罷退居
淮陰咸通八年詔拜大理少卿明年遷尚書倉部郎中充西川宣
諭制置鹽法使兼西川供軍使賜紫金魚袋公馳驛至西川不浹
旬而鹽無二價蜀甿至今賴之會西川節度使劉公以疾甍戍兵

日至軍儲不給糗無常價而度支有定估遂乘傳詣門且請與度支計事無何詔以竇滂代公公遂守倉部郎中會竇滂逗遛不以時之任朝廷欲以警之其年十一月遂貶公爲醴州刺史明年移鄭州長史朝廷或有繁難之任議莫不以公爲言宰相且將用之嗚呼天殲正人誠疲民之不幸非公之不幸也公娶長樂馮氏故給事中累贈太尉諱審第三女也公十二男八女長曰齊鄉貢進士次曰顔鄉貢進士次曰言明經及第次曰某云長女適鹽州防禦判官試大理評事高遲七女未笄夫人自京師攜其孤犇喪于管城某年九月三日以公之喪權窆于孟州河陰縣某鄉里銘曰

會稽之英斗牛之靈併鍾德門公實挺生月中搴桂日下馳名芸閣清秩牢盆美聲出牧東海貳卿棘寺鵷行望郎錦川星使騏驥蹀足蛟龍得水富貴可期煙霄漸邇謫非其罪天道寧論不復雙闕遽歸九泉圍旧發紖河陰封樹勒石載銘庶幾終古

刻武侯碑陰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燼矣武侯獨不憤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嘘而再燃之艱乎爲力哉是以四稱武岐雍間地不尺闊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也蓋激備隆中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耶由是覈武侯之所爲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枝者是亦善爲兵矣史壽以爲短應變眞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地曹之君臣將犇走固圉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耶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

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曾心不愧畏人不疑讟何意氣明信卓卓也武侯死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奭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矣

指○樂○毅○

頓挫

## 舜城碑

帝承天休纂堯之勳啓宮于蒲守不以城帝守（員轉）以城孰守不城阻
湖爲池限華爲門波非不狂巖非不崇守不以仁社爲周遷將蒙
監扶理土朔方萬里扞胡貽謀子孫始訖其功阿房巳墟帝豈不（又轉）
城城在民和自華洎夷罔不順同屹爲國垣以藩有虞其堅如金
其厚如坤蕩蕩巍巍牢不可屠四罪雖頑莫敢來攻一家熙熙相
視而安帝配商均不私以城帝死蒼梧授之夏家太甲不修帝城
乃頹夫唯帝城哲王獨知求之民心迺見其基帝城雖隳築之不
難無寧無荒帝城復高不識不知相傳峻隅其板雖崇其築難堅

非帝之心孰爲帝城

名言開導

## 逐痁鬼文

孫子病痁其友踵門請曰始則慄縮撼懷有若仆子於嚴氷者終則憤胸爍肌有若寘子於烈爐者子知動作皆鬼耶余試爲子逐之以文樵應之曰予病誠鬼也然樵居平亦有不自了事者抑有鬼乎樵嘗思委質以事君則有若刳心而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諫樵嘗思不入於危難則有若結纓而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忠樵嘗欲不固其窮則有若拜拒饋粟者立於旁曰當如此廉樵嘗欲苟違其期則有若擁梁汨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信樵嘗欲與

人美言則有若敎予訐談而鯁人耳者樵嘗欲與人市交則有若敎予違埶而去勢者樵嘗欲趨權豪以冀得則有若牽予裾而躓予足者樵嘗欲忍汗赧以自媒則有若縛予舌而膠予口者予之不得專也如此以故學勤而吾道愈窮業修而知已日消是殘吾生於痁鬼也予并爲我逐之吾聞有陳萬年者射利乘機遡顏作怡愉愉便便阿意奉歡死而有靈是爲諂鬼此鬼依人使人蒙福人見輒喜攏去不得復有公孫弘者剋已沽名飾情釣聲內苞禍心外示舒弘死而有知是爲矯鬼此鬼憑人使人有聞上信於君下喜於民復有司馬安者攘義盜仁縛舌交脣柔聲婉顏狐媚當

權死而有靈是爲巧鬼此鬼依人辭枯卽榮長劍葬纓高步天庭復有和長輿者鉅萬藏家貫腐鏹磨鱗差螭縮陣陣腥澀死而有知是爲錢鬼此鬼憑人使人氣豪意適交歡販祿買曲成直此四鬼者苟與吾遊吾必快所求是資吾生於他鬼也子幷爲我招之

其友不對退而歌曰

窮吾知其所羞達吾知其所求此不當逐而彼不當遊君乎君乎誠有激於中乎吁

備考

陳萬年 善事人以丙吉薦爲漢御史大夫

和長輿 晉和嶠富敵國杜預謂有錢癖

司馬安 見史記汲黯傳黯姑姊子也安文深巧宦官四至九卿

拔出送窮乞巧上

管鮑交

# 祭高諫議文

咸通十一年十一月五日友人孫樵謹遣家僮犀角雁兒具特羞之奠敬祭于故友滁州刺史贈諫議大夫高公叶卜之靈嗚呼與君定友不謝古人爲分日牢爲道日親二十五年彼我一身人謂我愚君謂我賢人欲我後君欲我先我爲一善君喜見顔我爲一失君慍形言意我尚華布衣御寒（樵常意在華飾故友爲樵常蓋布被用以示儉素）意我苟進蓑笠當軒（樵常汲汲于進取故友爲樵懸蓑笠于前軒以示高尚）我蟠濁泥君躡青雲不以升沉塹隔其間誨我如兄煦我如春我何敢忘銘骨書紳君之文章可動鬼神君之器業可活生民我之賴君如倚華山庶寡

吾過期大我門君牧滁盱我從邠軍方恨綿邈凶訃遽聞東嚮慟哭痛貫心肝三日麻衣朝晡忘飧百身莫贖何禪往魂嗚呼痛哉杵臼死義比干死仁君殞賊手爲怨難論嗚呼痛哉君殯喬谷我歸咸秦試發舊篋君書盈千詞旨重重墨色如新苟非相諒卽是慰安塡臆悲來淚如迸泉嗚呼哀哉天喪吾友吾何望焉誰拯湮溺孰開頑昏嗚呼痛哉世人結交違寒集溫如我不易如君固難嗚呼痛哉敬姜晝哭嵇紹幸存輀車其東歸骨洛川遠備醪饌告辭柩前嗚呼哀哉尚饗

高錫望于史無可考讀可之祭文所謂此道今人棄如土者也噫賢矣

為下第舉子
寫眞慍僕二
字尤妙

# 祭梓潼神君文

大中十八年七月九日。鄉貢進士孫樵再拜獻辭張君靈座之前。樵實頑民。不知鬼神。凡過祠廟。不笑卽唾。今於張君。信有靈云。會昌五年。夜躋此山。涑雨如泣。滑道不可陟。滿眼漆黑。索途不得。跛馬慍僕。前仆後踣。樵因有言。非燭莫前。須臾有光。來馬足間。北望空山火起廟壖。焰焰逾丈。飛芒射天。瞑色斜透。峻途如晝。樵謂廟奴苦寒。爇薪取溫。曉及山巔。鑠灑廟門。餘燼莫覩。孰知其然。大中四年。冒暑還秦。午及山足。猛雨如雹。樵復有言。神誠能神。反雨爲晴。囊火乃靈。斯言纔闋。迴風大發。始自馬前。怒號滿山。劈雲飄雨。使

四山去茲山巍巍輕塵如飛訖四十里雨不霑衣顧樵當時。嘉神不欺。與神心期。神其自知。今過祠宇。其敢默去。觴酒豆脯。捧拜庭下。神其歆此。

讀開元雜報

樵曩於襄漢閒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親耕藉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僚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寮廷爭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爲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曰吾居長安中新天子嗣國及窮虜自潰則見行南郊禮安有藉田事乎況九推非天子禮耶又嘗入太學見叢甓負土而起若堂皇者

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已久矣國家安能行大射禮耶自關已東水不敗田則旱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為豪家役者吾嘗背華走洛遇西戎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耶北虜驁嚙邊甿勢不可控宰相馳出責戰尚未報功況西關復驚於西戎安有扈從事耶武皇帝以御史竊議宰相事望嶺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齰舌相戒況宰相陳奏於仗平安有廷奏諍事耶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政事蓋當時條布于外者樵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云然尚以為前朝所行不當盡為墜典及來長安日見條

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誠不類數十幅書樵恨生不爲太平男子及覩開元中事如奮臂出其間因取其書帛而漫志其末凡補鈌文者十三正訛文者十一是歲大中五年也

哀以思者其音怨

罵僮志

孫樵既黜於有司忽恍乎若病酲之未醒茫洋若癡人之瞑行據牀隱几懣然不寐二僮以樵尚甘於眠偶語戶間且曰吾聞他舉進士者有門吏諸生爲之前焉有親戚知舊爲之地焉走健僕囊大軸肥馬四馳門門求知所至之家入去如歸閽者迎屈引主人出取卷開讀喜歎入骨自某至某如到一戶口口附和不敢指破親朋扳聯聲光爛然其於名達進取如掇今主遠來關東居長安中進無所歸居無所依忿割口食以就卷軸冒暑觸雪攜出藉謁所至之門當關迎嗔俛首與語授卷而去望一字到主人目且不

形狀白描妙大較有氣骨人受累者准亂

可得剝其開口以延乎時或不棄而遇主人推心於公是者當開緘引讀苟合心曲又曰彼何人耶彼何自耶況所爲幽拙大與時闊凡爲世人宛顏巧脣望風趍塵以售其身則必淡面鈍口顑揖凝步昧於知機買嫌於時凡爲讀書東獵西漁麤知首尾則爲有餘則必燈前月下寒朝暑夜磨礱反覆期入聖域徒苦其神孰裨其身凡爲文章拈新摘芳鼓勢求知取媚一時則必擺落尖新期到古人上規時政下達民病句句淡澀讀不可入徒乖於衆孰適於用凡爲造謁去令附熱大求其力小求其得則必擁門掃跡寂寞是適所至之處雀羅在戶人皆嫌去愈恭好慕凡爲結交搜羅

英豪相醉以酒相飫以庖則必屑去溫燠膠牢淡泊時或蕤處凍冷徹曙晨起散去潔腹出戶以故學獵今古不爲衆譽文近於奇不爲人知九試澤宮九黜有司十年輦下與窮爲期一歲之間幾日晨炊飢不飽菜寒無襲衣此皆自掇何怨於時淚死無成孰與歸耕言始及是樵聞起喜一僮遽匿呼諭不得遂敲几而歌曰

彼以其勢我專吾勤彼以其力我勤其學學之不修骨肉如仇學之苟修四海何讎噫吾之所貴僮之所薄吾之所惡僮之所樂僮何知吾豈獨無時

普天下強半二僮見也僮何知

# 復召堰籍

會昌元年漢波逾堤陸走漂民襄陽以渚於是天子曰戶部侍郎盧某前爲廣州治稱廉平家無餘儲府有羨財耕夫無所徭舶賈無所征蠢蠢海隅賴之而安其以襄陽之殘民屬治之盧公旣來襄陽始用李從事剬之畫能成新堤卽問可以爲治狀對曰天子以襄陽饑甿寄活於公宜有以休養之者襄陽之屬城爲唐州唐州之支邑爲泌陽泌之東有二流走出斷堤嚙道而西派于二流南別爲溝壤高岸頹水不得行昔召信臣嘗爲南陽能爲民障水泉廣溉灌世賴其利俗用蕃富嘗披地圖北盡南陽故地豈古所

謂召堰者耶代邈時移功不加修堤豁于流浸洩爲波自泌陽以南平氏以西居民甚遁墾田甚凋公則能復信臣舊規眞民十世利者盧公立召管田部將出卒與穀率以聽命李從事卽爲條分程度指畫經略且使跡其故堤以鯁二渠鑿其枯溝折爲南流水門旣陳百瀆脉分蔓蔓于原枝枝于屯數百里間野無隟田旱無槁苗召堰旣成秋田大登八州之民咸忘其饑范陽盧庠能道李從事佐盧公事且曰盧公自南海至襄陽再以李從事參畫軍事凡其所居鏗耀有聞及爲潞州聲光剏然發戍兵甲屢興而譁盧公駭咤謂他從事曰使李從事從我寧及此耶是時李從事陷於

讒言獲譴當奪權自盧公黜留樂陽如此則李從事前佐盧公宜如何哉李從事去襄陽五年召堰之利益大於民歲增良田頓至四萬樵惜李從事之跡不爲人知作復召堰籍

輯評 毛子晉曰可之與友人論文書及與王霖秀才書再述淵源意平生得力眞訣不覺反復自道耳蘇子瞻謂其不逮持正豈定評耶

前後伏應史筆精爽

可之先生全集錄卷二終